

百味斋

群鸭戏罾 (小小说)

龙会吟

野月岭有条小河,河里的鱼一年比一年多。河东村的人看着心疼,自发组织起来放生,隔三差五地,从集市买回一二两重一条的小鱼儿,放入河中。看着鱼儿摇头摆尾,瞬间就淹没在碧蓝碧蓝的河水里,放生人一脸欢欣,祈祷鱼儿快点长大,多生鱼崽。

放生的人都很大方,放一次生,要买几十元甚至上百元钱的鱼儿,这个放了那个放。这就喜坏了河西村的树元,河东村放生的人刚走,他就把十多只灯笼罾急不可耐地沉到河里。

灯笼罾形似灯笼,是野月岭常用的捕鱼工具,半腰开着两个口子,如一对喇叭探向罾内。罾顶有条长绳,细而结实。绳端系一浮标,用带钩的长竹竿钩住浮标,能把罾放入河里,也能从河里起出罾来。罾内放着散发异香的鱼饵,刚被放生的鱼儿饥肠辘辘,闻到香味,都争先恐后地从两个喇叭形的口子里钻进去。钻进去了,再也出不来。

树元一个小时起一次罾,一天下来,能把河东村放生的鱼儿捕得所剩无几,然后拿到集市去卖。河东村的人来买鱼时,见那些鱼儿可爱,又买下来,送到河里去放生。

树元又用灯笼罾把那些鱼儿捕上来,屁颠屁颠地拿到集市上去卖。河东村的人放多少次生,树元就能赚多少块钱。

河西村的人都说树元缺德。树元不怕别人说,照样我行我素,谁也奈何不了他。

楚江也看不下去,说他:“你就不能让鱼儿在河里多待几天?”

树元说:“多待几天鱼儿都跑了,我还捕什么?”

楚江想不明白,说:“鱼不是在河里么,还能跑到哪里去?”

树元嘎嘎大笑,说:“你个老哈,这样的事儿也整不明白。”

老哈是野月岭对傻子的称呼,树元经常把这个称呼送给楚江,说楚江傻,说楚江笨,说楚江的脑子是木头,从来不会转弯儿。一条小河那么长,刚放下去的鱼不及时捕捞上来,它们就会游到别处去,这么简单的道理,楚江也搞不清楚,叫他老哈便宜了他,应该叫他白痴。

楚江也真的像个白痴,傻傻地瞅着树元,眼里浮着迷惘。“你为什么非要把刚放生的鱼捕上来呢,你为什么就不能让鱼儿游到别处去生鱼仔?”

“你回家想呗,想明白了再来找我。”

树元又嘎嘎地笑,笑声里全是轻蔑。楚江突然觉得树元那嘎嘎的叫声好像鸭叫,对,鸭子的叫声就是这样“嘎嘎嘎嘎”的。楚江一阵激灵,他想起了他家的鸭子,转身就往家里跑。

树元戏谑地说:“回家好好想啊。”

楚江说:“我懒得想,到家我得喂鸭子。”

楚江家里养了五六十只鸭,都有一斤多了,平时圈在屋前的池塘里。现在他突然有了想法,把鸭子放到小河里去。他三步并作两步,急匆匆地奔到家里,对老婆说:“鸭圈在池塘里长得不快,还是放到河里去吧。”老婆说:“鸭子放到河里,不怕它们沿河跑了?”楚江说:“鸭子有灵性,不会跑得离家太远。”

楚江把鸭群赶到河里,也就是树元放灯笼罾的那段河域。鸭子一下河,比在池塘里兴奋多了,互相追逐,开心戏耍,把一河平静的水搅得浪花四溅。眼尖的鸭子看见灯笼罾的浮标,一嘴叨起来,仰起脖子想往肚里吞。别的鸭子看见了,都游过来抢,你争我夺,好不热闹。争累了,抢累了,听见楚江在岸上“来来来来”地呼唤,知道喂食的时间到了,便争先恐后,屁颠屁颠跑上岸。

这时,树元也来起灯笼罾了。起罾时感觉到没有往日沉,出水一看,空空的,一条鱼儿也没有。一连几天,都是这样。

树元很纳闷,这些日子,明明看到河东村有好几起人在小河里放生,怎么就捕不到鱼了?是不是楚江家的鸭群把鱼儿吓跑了?河水很浅,罾能放到的地方不过一二米深,鸭群在水面游来游去,鱼哪里还敢靠近罾。

树元找到楚江,一脸不高兴地说:“楚江,你不要把鸭放到河里去。”

楚江瞪着树元,说:“为什么不能放到河里去?这河是你家私人的?”

树元被楚江噎住了,好一阵才憋出一句话:“你把鸭子放到河里,我的灯笼罾就捕不到鱼了。”

楚江说:“捕不到鱼好啊,河里的鱼就不会越来越少。”

树元身上的血一下子涌上头顶,冲着楚江吼:“你是成心和我作对?”

楚江不温不火,语气淡淡地说:“我从来不跟别人作对,我只希望河里的鱼不要灭绝。”

树元见楚江不怕他,气得直想吐血,恶狠狠地说:“你再放鸭到河里去,别怪我把鸭子全打死。”

楚江可能真的怕树元把他的鸭子打死,一连几天都没把鸭群赶到小河里去。树元得意洋洋,心想做人还是要凶横,你凶横,人家就怕你。他看见河东村的人又在放生,三脚并作两步,喜滋滋地去河边放罾。河边立起了一块牌子,牌子上贴着一张禁止在河里捕鱼的布告,布告上盖着县政府鲜红的大印。树元马上猜到,这牌子是楚江立在河边的,布告也是楚江贴上去的,楚江是变着法儿不让他捕鱼。树元十分恼火,想把灯笼罾沉到河里去,却又不肯。他不怕楚江,但怕那张禁止在河里捕鱼的布告,那个鲜红的印章,不能不使他敬畏。

(龙会吟,隆回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)

人物剪影

父亲 的梦想

刘尊一

父亲今年94岁了,他一辈子喜欢做梦,还喜欢追梦。

父亲出生于旧社会,读了几年老书,高小毕业,在当地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。不仅字写得好,还会吟诗作对。这得益于祖父是个老师,非常重视儿女的教育。由于父亲有文化,明事理,继承了祖父的传统,再苦再穷也要送子女上学。我们七个兄弟姐妹都读了书,其中三个考上了大中专学校,成为国家的科技人才。

父亲思想活跃,接受新鲜事物快。上世纪80年代,城里人刚刚有黑白电视机。他60岁生日,什么礼品都不要,做梦就想要台电视机。我只好将家里刚买不久的韶峰牌电视机送给他。每当夜幕降临,左邻右舍、男男女女都来父亲家里看电视。他端茶送水,喜笑颜开,心里美滋滋的。之后,又换上了彩电,购买了沙发、席梦思、冰箱,还用上了手机。如今吃穿不愁,出行有轿车,治病有医保……

忆往昔,父亲为了全家人吃饱穿暖,起早贪黑,辛勤劳作。但由于当时条件差,加上子女多,总是缺吃少穿,生活相当艰苦。一日三餐,由于粮食不够,只能吃两顿,其中早餐还只能吃红薯、玉米等杂粮。尽管如此,每年4月至5月,还是青黄不接,没有饭吃。当时,父亲是生产队长,二十多户一百多人的温饱重担落在他的肩上。队里有九十多亩农田,只有二十几亩有水灌溉,其余六十多亩

靠天吃饭,常常十年九旱,颗粒无收。父亲看在眼里,急在心中,吃饭不香,睡觉不甜,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农田灌溉问题。

1971年,又一场大旱降临,县区干部下乡救灾。父亲拿出了心中多年的规划方案——在白洋冲山脚建一座抽水站,将垌里的水抽到75米高的雷公山顶上,再开挖1.2公里渠道,可灌溉花坪坪周围四百多亩土地,能解决我队及相邻队的生产用水问题,需要投资五千元左右。联村干部实地踏勘、测量设计,认为方案可行,同意建设。五千元资金,现在来说不算什么,但在当时由生产队来筹集,谈何容易。山上没有树,仓里没有谷,塘里没有鱼,怎么办?只有卖猪卖牛,卖鸡卖鸭,一点一点筹备。父亲以身作则,带头卖掉家里养的一头肥猪,加上自己多年来的积蓄,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百多元,筹集了五百元资金。社员群众纷纷倾囊而出,尽管如此,还是不够。父亲和干部又日夜奔走,多次汇报申请,终于感动了农村信用社的领导,破例贷款两千元。用筹集的钱买了一台20马力的柴油机,50多根共100多米长的铸铁水管,一台水泵。大家欢天喜地,干劲冲天,开山凿石,挖土挑石抬设备,工地上人来人往,个个挥汗如雨,争先恐后。这是父亲最快乐的时光,因为“有收无收在于水,多收少收在于肥”,水是农业的命脉。抽水站的建成,意味着水稻生

产有了丰收的保障,就能结束社员们没有饭吃的历史。这个梦想居然在他手上实现了,怎么能不万分激动和高兴呢!从此以后,有了水源浇灌,加上科学耕作,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。

随着经济的发展,改善住房条件成了父亲的又一个梦想:我家老房子是解放前地主做饭的厨房,两间30多平方米。低矮潮湿,通风采光很差,并且风雨飘摇,让人提心吊胆。1973年,父亲自己动手做砖,平整土地,请工匠师傅修建了一栋土砖房,两层三间80平方米,有效缓解了九口之家的住房压力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,改革开放,建设市场经济。思想敏锐的父亲,如鱼得水,抓住机遇,一展身手,获得了政策的红利。1980年,买材料,烧红砖,新建了一栋六向五间的平房,面积约300平方米。宽敞明亮,和旧房相比,天壤之别。乔迁新居之日,父亲掩饰不住骄傲的神色。2005年,哥哥刘唯一又翻新了父亲建的平房,兴建了豪华气派的楼房,生活设施一应俱全。父亲做梦也没想到,有生之年还能住进这样好的房子。

(刘尊一,任职于邵阳市水利局)

双清
SHUANGQING



双清夕照

杨民贵 摄

樟树垌茶座

写给爸爸的信

王智珍

亲爱的爸爸:

您好!

最近身体可好?寒冬来临,千万要注意保暖,别感冒了哦!上个周末我们带着锐锐到老家蒋河桥去了一趟。爸爸,您知道吗,我们家乡的变化可大了。我知道,蒋河桥这方水土,一直是你最牵挂最关心的地方,现在,就让女儿细细跟你描述家乡的巨变吧。

家乡最大的变化就是路。以前一说起去蒋河桥乡(现蔡锷乡),大家就会使劲地摇头,说那条坑坑洼洼的路就是噩梦,小汽车颠簸在上面,就像在坐过山车,晃得人心生畏惧。现在随着S213公路的全线竣工通车,过去的那条出了名的烂路已成为历史。新修的S213公路,又宽又直。以前的老路弯弯曲曲的,视线十分受阻。宽敞笔直的S213公路,不仅给家乡人民的出行带来了很大的方便,还吸引了不少外地人前来投资、旅游。听乡长说,现在咱家乡的蔡锷故居、罗士水杉

林、黄家坝等景区已成为邵阳的热门景区,每天到这里参观旅游的人还真不少呢。家乡正以全新的姿态迎接各地人们的光临。

爸爸,读到这里,您一定欣慰不已。别急,家乡的变化还有很多很多!

现在在农村生活可方便了,自来水接到家家户户,宽带网络村村通。行走在家乡的小道上,最大的感觉就是舒适干净。听村主任说,现在各村部的文明卫生工作是项大工程,每户门前配发了大号垃圾桶,实行门前三包责任制,还要评比打分,村民的积极性可高啦!家家户户门前干干净净的,还种植了不少花草树木。行走在村庄的每个角落,有的是新鲜的空气,有的是青山绿水,有的是鸟语花香,真是让人心旷神怡,不由得感叹社会主义好,新农村好。

您还记得以前住在我们隔壁的杨湘英老人家吗?政府给她修了保障性住房,还每年给她发放

补助金。村子里还有活动中心,配备了健身室。茶余饭后,大家纷纷来到活动中心,健身的,打球的,下棋的,聊天的,好一幅幸福的家乡祥和图哟!这一次回来,还碰到了您的老战友肖叔叔。肖叔叔很是记挂您,要我代他向您问好呢!肖叔叔说,今年乡政府还组织了退役老兵联谊会,每年定期开展一系列活动。肖叔叔叮嘱道,如果您回邵阳了,一定要来参加,很多老战友都想见到您呢。

家乡的经济也在蓬勃发展着。您还记得老家沿河的那片农田吗?现在由政府统一播撒种植油菜,万亩油菜正长势喜人,等到明年春天,这里不仅会吸引很多游客前来赏花照相,乡亲们每家还可以获得不少油菜籽。现在在农村,只要勤奋,只要去耕作,就会有可观的收入。所有的农副产品都不用愁销路,政府都会联系对接。村民们手头愈来愈富裕了,村里一栋栋的小楼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。

爸爸,家乡的变化巨大吧?您春节回邵阳了,女儿带您去家乡好好看看,让您亲自感受家乡的巨大变化。爸爸,您在外地要注意身体,我们等着您回来!

(王智珍,任职于大祥区三八亭小学)

湘西南诗会

读

在所有的灯光里读你
把你读成了对星星的回忆
轻轻撩起滴水的诗意
总是牵挂些许简单的眺望

我把自己放在叶片上
铺天盖地的琴声
弹跳最动容的泪滴
难忘一束开在镜里的鲜花

慢慢穿过清晰的倒影

你

李斌

收拾散落在大街小巷的笑容
陪你看风景的不是我
不止一人错过了一树阳光

试着走出雨水的隐忍
以一种凌厉的方式
推开上下翻飞的曙光
再见已是多年以后的事情

(李斌,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,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)

父亲

龙新

一根拐杖,一双瘸腿,
将每天的时光丈量。
七十五年的光阴,
一半交给异乡,
一半留给故乡。

所有的光阴,静默,
恰似门前那弯桐江水。
从异乡来,到异乡去
空留一段,路上故乡印。
(龙新,邵东市作家协会会员)